七星坑手札

◆刘红菱

陈氏异药花。陈小芸 摄

七星坑自然保护区，隐匿于恩平市那吉镇，是珠三角最大的原始次生林之一，总面积8060.3公顷。于2007年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因其七座连绵山峰如北斗七星排列而得名。七星坑自然保护区不仅是珠江三角洲的“绿肺”，还是珠三角保存原始次生林最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有1300多种维管植物和600多种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宝库。更神秘的是这里的地质结构，它是由极其古老的石头（大约形成于4亿年前）构成的“地基”。正是这独特的地质基底，让这片山谷同时拥有了温暖和凉爽的气候条件。所以喜欢温暖潮湿的桫椤竟然和喜欢凉爽的杜鹃花和谐地生长在这片山林里。

从江门市区出发，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缓缓驶入保护区。去往保护区的小路蜿蜒曲折，路的两旁，树木错落有致，绿的浓郁，红的热烈，相互交织，绘就一幅斑斓画卷。远处，布满苍苔的岩石上，野蕨从裂缝中探出卷曲的新芽，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当我站在保护区门口的这一刻，城市的喧嚣瞬间如潮水般退去，而我，毫无防备地卷入了眼前这片寂静的森林里。

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一步步朝着林区的更深处前行。我闻到了青草和泥土交织的味道，夹杂着说不上来的野花的香味。我大口呼吸，想让这气息进入我的肺腑。脚下的土柔软且富有弹性，鞋底踩过蕨类植物时细微的爆裂声，提醒我们越来越靠近这片森林。森林辽阔而深邃，让人无端地平静、从容下来。我想：如果一个人长久地生活在这里，心胸一定是开阔和坦然的。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曾写过一本名叫《我的心略大于宇宙》的书。原来一个人的心真的可以如浩渺的宇宙般辽阔。

引路的工作人员在这已工作十多年了，早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她熟悉林区四季的风貌，熟悉每一株植物在每一个季节里的状态，甚至熟悉它们在晨昏之间树影和光线的变化。开着粉蓝色小花的陈氏异药花、高大挺立的落羽杉，还有披针形叶片、碗状花冠的辐冠苣苔，在她的指点下，这些植物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展示着这片森林的独特。“陈氏异药花生长在沟谷岩壁上。”对于自然科学科研工作者来说，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发现新的物种并得到认可。听说陈氏异药花、辐冠巨苔就是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江门七星坑自然保护区发现后被认可的植物新物种，这也是保护区工作人员一直引以为傲的地方。

保护区工作人员指着一株浑身带刺的植物，“这是七星坑保护区首次发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仙湖苏铁。它内卷的嫩叶，能有效地减少水分蒸发，有时植物比人类更懂得生存的智慧。”突然，她在灌丛堆前停下，跪着扒开一层腐叶，指着露出的一株黄色小花告诉我们：“这是钩吻，也是电视里常说的断肠草。”曾经在武侠小说中听闻的剧毒之物，竟如此美貌，让我很难将它与夺命毒药联系起来。远处的群山被笼罩在一层乳白色的薄纱之中，影影绰绰。潺潺的溪流声穿透氤氲雾气，悠悠传来，仿佛武侠小说中所描绘的“修仙炼丹”之地。同行的朋友中有位是写玄幻小说的作家，我猜此时的他是不是早已神思飘远？把这里的某个地方安排给他的下一部小说。

在工作人员耐心的指导下，现场如同一场大型的辨识植物课，我们像群小学生吱吱喳喳地发现了诸多隐匿其间的草药：能清热解毒的金银花；可以补肾强筋的巴戟天；能制作蜡烛的乌桕；能提取蓝色染料的板蓝……我们兴奋地讨论起来，说客家人以前用板蓝染布做蓝衫，用来抵御山林里的瘴气；畲族人则会把它和铜钱草一起做成“天地汤”，治疗蛇毒。这些植物不只是草木，它们承载着人们的生活智慧。

石缝里钻出的金毛狗蕨温柔包裹着焦黑梁柱。金线兰在腐叶间闪烁微光，蛇菰顶着红灯笼般的花序，像大地悄悄睁开的灵目。我们继续沿着桫椤秘境小石阶溯溪而上，在茂盛的林木中，看到了一株大的桫椤静静地伫立在溪边。高大挺拔的树干高耸入云，灰褐色的茎干上满是甲骨文般的纹路。相传桫椤曾与恐龙共同繁盛于侏罗纪至白垩纪时期，只是后来恐龙成了“化石”，而桫椤将孢子藏进琥珀重新发芽，活成了“活化石”。它们用慢速生长对抗时空变迁。每一株桫椤都是活着的自然史书。随行的保护区另外一名工作人员用刀轻刮旁边一棵桫椤树干表皮，树干立刻露出鲜红的液体，他管这种桫椤叫“龙血桫椤”，受伤时会分泌红色黏液防止虫害自救。据说七星坑现有桫椤种群约200株。

从桫椤秘境走下来时，我看到保护区一个解说牌上写着：“那红色黏液不是神话龙血，而是时间写给生存的悲壮情书。当我们凝视茎秆上凝固的泪痕，实则在阅读地球生命拒绝对灭绝的妥协。”桫椤用4亿年进化出“以血自愈”的智慧告诉我们：在生存与时间的博弈中，每个活下来的生命，都是和时间死磕到底的硬骨头。

我们谁都没说话，沉溺在这片秘境馈赠的震撼和新奇中。突然，“咔嚓”一声枯枝断裂的脆响刺破沉默。我们倏然抬头，却只捕捉到树影间晃动的残像，或许是豹猫在枝头腾跃时踏断了朽木？又或是小灵猫的爪钩刮落了松果？七星坑以它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庇护着众多的生灵。在这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鹇以及敏捷的豹猫，都能寻得到踪迹。在保护区科普宣教中心，我们有幸看到了工作人员用红外相机捕捉到中华穿山甲夜行的珍贵画面。我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上的穿山甲鳞甲，它比任何博物馆中的青铜器都更能吸引我。或许这就是生态保护最动人的模样——不是将自然封存在玻璃展柜，而是让万物在呼吸间完成亘古的轮回。

暮色降临时，山岚从四面谷地升腾而起，给每片蕨叶镀上银边。返程途中，我在后视镜里看见最后一线天光正被合拢的树冠吞没。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亲近大自然并非逃避，而是对大自然馈赠的重新认识。

四季话语

村居觅夏凉

◆王同举

蛙鼓渐稀时，天就亮了，泥地还沾着夜的凉气。可日头一出，就像有人掀开了村子上空的保护罩，热浪“轰”地涌进来。泥地被晒得直晃眼，光脚踩上去能烫得人跳脚，墙根下的蚂蚁都慌慌张张地往树荫里钻。老槐树上的蝉突然炸开了锅，“知了——知了——”声浪一层叠着一层，吵得人连说话都得提高嗓门。

好在每家门前都有几棵大树，槐树、梧桐或是榆树，错杂生长的枝丫伸展如巨型伞盖，把日头挡在了半空，投下一地清凉。浓密的树荫成了村里人纳凉的好去处。老人们搬来马扎，慢悠悠地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妇人们端着竹箕剥豆荚，圆滚滚的黄豆粒落在竹箕上，像是下了一场金黄色的雨。娃娃们追着树影里的光斑跑，捡了跌落在地上的杏子，撩起衣角擦一擦就往嘴里塞，酸得直皱鼻子。

老屋的穿堂风最是难得。前后门一打开，风就裹着淡淡的草木香卷进来。风掠过屋前的晒谷场，爬过木质门槛，掀起墙上的日历牌，把后院的竹帘吹得哗哗响，顺带把人身上的暑气也卷走了。外公搬来竹椅，拧开收音机，泡一壶茶，在堂屋里一坐就是半晌。我玩累了回家，就在门槛边上铺开一张竹席，躺下时，风从裤腿里钻进来，凉丝丝的，比电扇吹出来的风舒服多了。

午后的池塘是孩子们的乐园。池水刚漫过膝盖，池底的水草随波晃荡，偶尔蹭过小腿肚，痒酥酥的。我们赤脚踩进软泥里，追着灰黑色的小鱼跑。不知谁搬来家里的木澡盆，坐在盆里用手掌往四下泼水，水珠溅到脸上，凉津津的。池子里的荷叶挨挨挤挤，像绿色的大蒲扇，我们常躲在宽大的荷叶下，荷叶的清芬混着水汽钻进鼻子，暑气竟消了大半。在水里泡腻了，我们摘下半人高的荷叶，倒扣在头上就往家跑，身后拖出一串水淋淋的脚印，荷叶边残留的水珠滑进脖颈里，凉得人打个机灵。

要说解暑，还得是井水泡过的瓜果。父亲早早就把西瓜和香瓜吊进老井里，傍晚取出来时，瓜皮上还渗着水珠，摸上去一阵冰凉。一刀切下去，西瓜的红瓤里泛着水光，咬一口，甜津津的汁水顺着嘴角流到手肘，暑气瞬间消了大半。香瓜则带着淡淡的果香，果肉脆生生的，冰凉的甜意从舌尖一直渗到心里。

夏日炎炎，乡下人的餐桌上少不了一道凉拌菜。母亲把新摘的黄瓜拍碎，拌上蒜末和香醋，再撒把白糖，酸辣中带着清甜。豇豆在沸水里焯一下，过了凉水，再淋上香油和生抽，特别脆嫩爽口。有时还会切点凉粉，浇上辣椒油，看着辣，吃起来却格外开胃。晚风轻拂，月明星稀，蛙鼓阵阵，一家人在院子里围坐，夹一筷子凉拌菜，配着白粥，吃得满头大汗，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如今我已远离故土，而那些被蝉鸣拉长的夏日，早已随着时光远去。老槐树投下的影子、穿堂风卷起的日历页码、荷叶尖上滚落的水珠、井水浸过的瓜果香气，都藏在了时光的褶皱里。每当夏日热浪来袭，它们便会一一涌现，时时慰藉着离乡生活的我。

夏木阴阴正可人

听风小筑

◆吴建

临近中午，我从空调办公室里出来，一下子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皮肤被毒辣的太阳吞噬得火燎火燎的，赶紧跑向马路对面的树林中。那浓密的树荫，如同天然的遮阳伞，将炽热的骄阳隔绝在外。我掏出纸巾，擦掉额上的汗珠，坐在石凳上小憩了一会儿，仰脸向上，那浓密的枝叶，为大地投下一片清凉。

这条马路临河，马路与河相隔约6米。这6米宽的地带种植了各种树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叶片，洒下斑驳的光影，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一幅幅抽象画。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好似在低语，诉说着夏日的心思。

休息片刻，无需赶路，便漫步于树林间。这些树都是新种的，没有老树那般硕大粗壮，却像少年那样自然饱满，每一棵树木都如归有光笔下的枇杷树一样亭亭如盖。树木之中，鸟儿似孩童般撒欢，它们或立于枝头，或穿梭于林间。叽叽喳喳的鸟鸣，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低吟，如天籁之音，在林子里漾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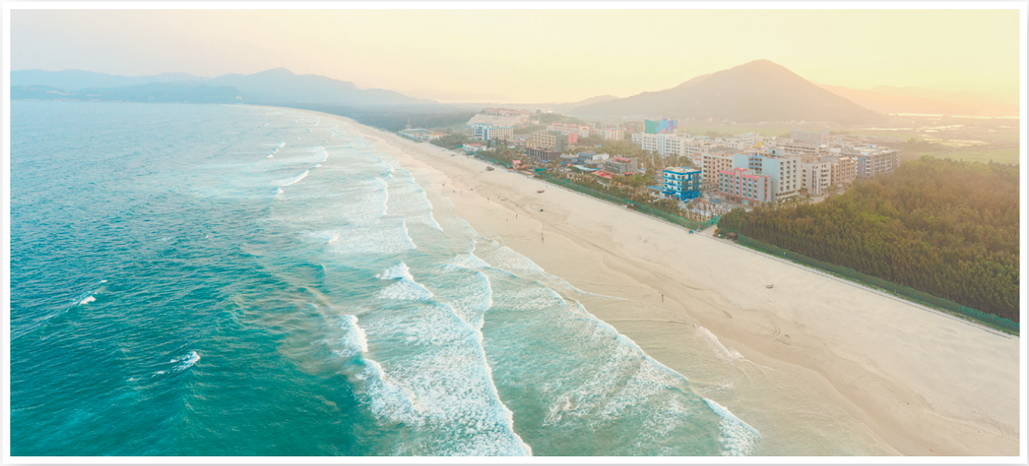
除了鸟儿的歌声，林间还弥漫着各种植物的气息。那淡淡的草木香，混合着泥土的芬芳，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深吸一口气，顿觉神清气爽，仿佛所有的烦恼都在这清新的空气中消弭无踪。

迎着河边习习的凉风向前走去，是一棵大樟树。一个小男孩雀跃着从对面的超市里跑了过来，手里举着一根彩纸包裹着的冰淇淋，他的身后跟着一位穿着连衣裙的少妇。小男孩跑到大樟树下，“哇，好凉快啊！”小男孩咬了一口冰淇淋后嚷道，不知道他是说树荫凉快还是吃了冰淇淋凉爽。“妈妈，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小男孩说着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的。”少妇坐在小男孩的身边。密密匝匝的叶簇在炙日下闪光，微风从河边溜过来，小男孩脸上露出惬意的神情。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和这小男孩一样，夏天就喜欢在大树下玩耍。村头有一棵大榕树，树冠如盖。暑假里，村里的孩子们几乎天天在那里嬉戏，跳房子、过家家、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大人们做完田里的农活，也带着凳子来这里歇息。男人们打牌、闲聊；女人们做针线、话家常。微风轻拂，树叶摇曳，这荫凉是大自然的馈赠。

“宝贝，咱们走吧。”妈妈说。“不，这儿凉快，我要再坐会儿！”小男孩执拗地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我猛然想起家中整日待在空调房里的小孙子，赶快回家，我也要把小孙子拉出来，找个大树乘凉去。

炎炎夏日，有树就凉快，树是天然的空调，“大树底下好乘凉。”再热的天，树下都是有凉风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何况是树。“夏木阴阴正可人。”在这喧嚣的世界里，人们总是忙忙碌碌，追求着各种名利。而这夏日的树木，用自己的枝叶为人们遮挡烈日，用自己的存在诠释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阴阴夏木，为我们带来了清凉与舒适，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与恩赐。



《拥抱》郭永乐 摄

诗歌

看海

◆艾建桥

海风，将大海视作经书
不停翻阅、吟诵
一串串梵音，从我的耳畔滑过

我放逐于浪花中间
儿时的梦想，在这里绽放
浪花任性，一次一次跃上我的脸庞
想带走，一个中年男人的城府与沧桑

礁石身上的痕迹，是海水刻下的经文
我默念，如同吟诵的海风
试图唤醒，它体内的孤独

生活物语

野钓，赴一场夏日盛宴

◆汪小科

夏日周末，我放下繁忙的工作，到乡野避暑度假。走到田野，见有农人往田里插进一根钓竿，好奇之下，我驻足观望。突然，一条黄鳝竟从田地里探出头来……

凑近一看，原来钓竿的另一头系着一条蚯蚓，这条黄鳝是循着味儿冒出来的。就在它将蚯蚓咬住的那一瞬，农人将钓竿一拽一拉，它就被投进了一旁的麻袋里。这个过程着实有趣，让从未有过垂钓经验的我也跃跃欲试。农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递给了我一根钓竿，一步步教我钓：“黄鳝贪吃，用蚯蚓这类吃食做饵，总能一逮一个准。”我学他的样子在钓竿的一头绑上蚯蚓，随后将它小心地插进田里。果然，不一会儿，一条黄鳝就冒了出来。就在我感到手边一沉，鱼上了钩时，想学着农人顺手一拉，却将它拉脱了钩。很快，它就钻回田地里，消失不见了。

我又试了好几次，还是一无所获，而农人却收获了不少。见我灰心丧气的模样，他笑说：“这钓鳝鱼可不比钓一般的鱼，它里外都滑，特容易脱钩。有时还会钻进泥缝里借力，不让人轻易逮住它。所以，一旦发现它上钩了就要巧妙与它周旋。先得保证钩子切入了它的腮帮，要使点劲儿将它拽住，但又不能用蛮力，不然会把它的腮帮拽豁。随着它挣扎的力道，时而软拽，时而硬拉，等到它疲劳松懈的时候，就用巧力快速一提。这样，它就跑不掉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看似简单的钓黄鳝过程里也有这么多学问。平日里，一到夏天就钻进空调房的我，哪有机会见识这些？接着，农人又教我钓河虾、钓螃蟹。虽然我不及他眼疾手快，但跟着他一路钓下来，倒是学到了不少田间捕食的本领。到了傍晚，我们满载而归。农人邀我到他家中做客，我以为他会进厨房烹制出一桌丰盛的美餐，可接下来的一幕让我惊呆了。

只见农人在院子里支起了炭火炉，将钓回来的黄鳝、河虾、螃蟹穿成串，或放入网夹内，一波接一波地放到炉上烤了起来，一边烤，一边翻面，并不时地往上撒些盐。慢慢地，这些野味被烤得嗞嗞冒油，还升腾起一股浓郁的香味。我忍不住尝了几口，发现这样直接烤出的肉软烂入味，不腥不柴，还夹杂着撩人的烟火气。细品之下，黄鳝脆爽弹牙，河虾外焦里嫩，螃蟹黄满流香，各种滋味在口中交织，让人回味无穷。没想到仅用简易的餐厨设备，原始的烹调方法做出的野味烧烤，丝毫不亚于城里大饭店的美餐。真让我大开眼界！

在烟火缭绕的小院内，我与农人边吃边聊，没有压力和烦恼。乡间的晚风拂来，卷走了暑气，让我倍感惬意。抬头仰望天空，月色如练，宁静悠长。此情此景，令我不由得想到：人到中年，或许就该这样不时地卸下包袱，把自己调成松弛模式，去见不同的人，看不同的风景，感悟不同的人生，才能活得恣意洒脱，充盈饱满。这并非对生活的逃避，而是一种自我疗愈。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